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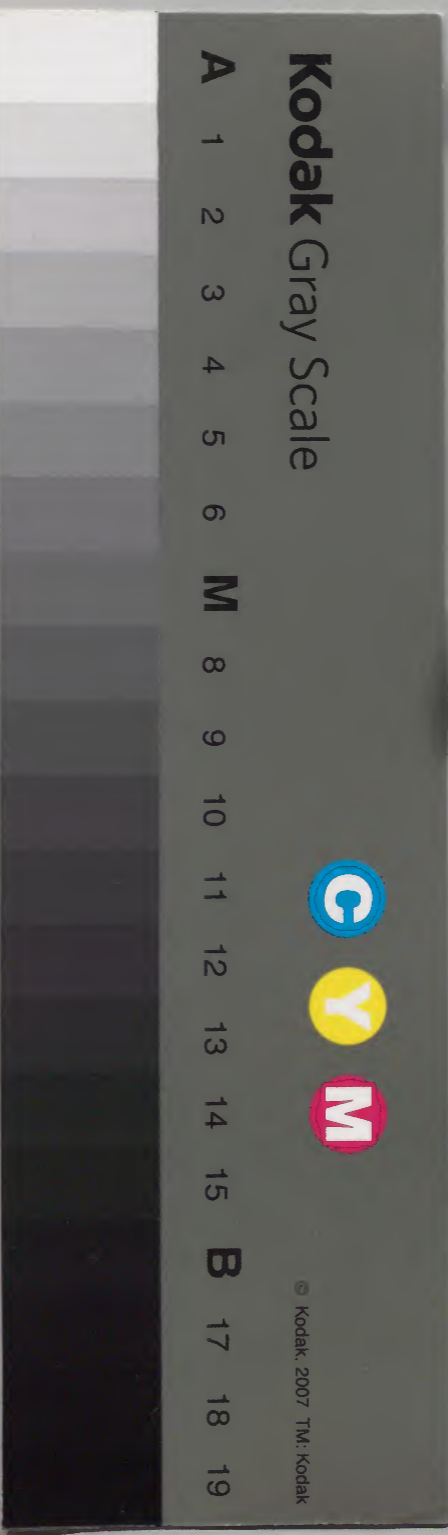
論語徵集覽

四

和書門			
類	號	函	架
八〇六五	七	三	二〇

内閣文庫	
和書類	八〇六五
架冊	二〇
函	七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8065
冊數	20 (4)
函號	19 1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論語徵集覽卷之四

魏

宋

何晏

集解

朱熹

集註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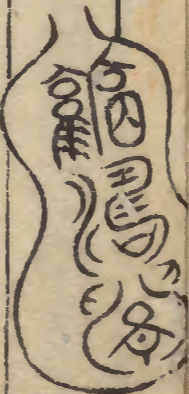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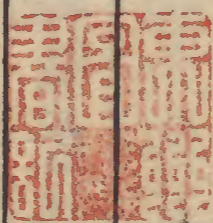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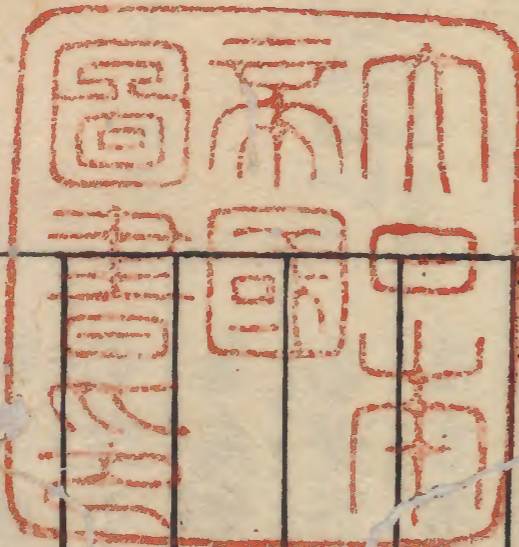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至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古鄭玄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鄭玄曰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古義言里有仁厚之俗人猶以為美而居之擇所以處身者而不於仁豈得為知乎此言居之不美輒可遷徙處身一失其所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然人皆知擇居而至於處身則不知辨其是非多失於不仁是不智之甚也斯之謂不知類也

仁也
物子明
和則
河常
御

徵聖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宋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殊不知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己心合則謂孔子自謙而勉人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

我非生而知之者見述而篇先王法言已見

孟子引此見公孫丑篇
居仁由義離婁篇
居天下之廣居滕文公篇

荀子大略篇

之言也孟子引此章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數言而不已蓋本於此古之學問守先王之法言至孟子雖多所發尚有孔門之遺者若是焉趙岐註孟子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孟子者已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虛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也豈不然乎鄭玄解論語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猶之可矣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古今言雖殊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焉者乎可謂謬矣朱子里

三月不違仁雍也篇

道二孟子離婁

有仁厚之俗為美。若哉。苟能居仁。眾美皆臻。故曰里仁為美。如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豈不然乎。後儒不識古文辭。就里仁上見美。殊不知要之將來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與知者利仁。其義相發。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之道。仁莫尚焉。知之而不疑。是謂知。孔門之教為爾。凡知者必有所擇。故曰擇。非必擇居之謂也。且古人皆土著。擇居之事至少矣。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仁厚之俗。不近人情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

古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孔安國曰必驕佚包氏曰唯在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肅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新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待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未道不惑則可。然

古義約困也言不仁者久困則為非。久樂則必驕。安謂安而不遷。利謂以仁為利而行之。言安仁者

與道為一故其處約樂也。自不足云利仁者堅守而不失。故能處約樂也。不仁之人雖一旦勉強然無其德。故久處約則濫。久處樂則驕。唯仁者之於仁猶身之安衣足之安履。須臾離焉則不能樂。是之謂安。知者之於仁猶病者之利藥。疲者之利車。雖不能常與此相安。然深知其為美而不捨。是之謂利。夫飽仁義者不願膏粱之味。文繡之美。萬物皆備於我而富貴貧賤不能撓於其心。豈能處約樂之足云哉。

徵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貧賤事每減削。故曰約。富貴養可供樂。故曰樂。不仁者志在己之安利。故久困則為非。長樂必驕。佚仁者之於仁。如四體之欲安。佚時或離之。輒復思之。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見利。雖有不便。勉強求之。朱註

仁人心也。孟子告子篇於我如浮雲述而篇

失其本心。又曰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本心。以富貴為外物。本於仁人心也。於我如浮雲。然仁人心也。孟子性善之說。其實謂仁根於心也。於我如浮雲。謂不義之富貴耳。宋儒之說流於老莊。學未察諸。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古孔安國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及之謂之好也。好之謂之善也。惡之謂之惡也。天

新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古**義仁者以愛為心。故好惡得當而不失。善善常不及惡惡必過人之。通患也。故以愛人之心待人。

則善者固得當而不善者亦不至過惡若以惡人之心待人則善者未必得當而不善者必至於過惡此所以惟仁者能好人惡人也論曰宋儒以仁為理故以好惡當理解之即明鏡止水之意也蓋以無情視仁無欲解仁而不知仁之為德雖有淺深大小之差而未有不自愛人之心而出者也故唯仁愛之人而後能好惡得當而不至於有刻薄褊私之弊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仁者之所理以能好惡人而與好惡得

徵仁人之於民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莫不生長故其好人惡人皆有益於人也好之至用之惡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其害是好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其盡好惡之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

得其公正。仁者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正無私求之者所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豈能盡好惡之用哉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是也。然豈從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古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也。新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

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古義言心之所向纔在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仁實德也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怨惡為枉道故解無惡以為無為惡之事恤人之怨惡為枉道故解無惡以為無為惡之事矣此非聖人之意蓋已有可惡之實而為人所惡者固其道也改之可也己無可惡之實而或見惡者雖君子所不得免然聖人每教人以無怨惡于人者何哉世議甚公人心甚直苟為容悅則人必以容悅目之苟為面諛則人必以面諛名之欲為人所容而反為人所賤其唯志於仁則不求為貴容而寬裕慈惠人自不怨惡焉此聖人之所以貴無怨惡也詩曰在彼無怨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子又嘗答仲弓問仁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之意可見矣

徵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

顏淵篇仲弓問
仁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
邦無怨在家無
怨

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此古來相傳之說莫尚焉朱註苟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字作誠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為語助矣朱子尚疑其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苟為誠實耳然苟訓誠實它絕無之可謂鑿矣仁齋先生曰纔志於仁則寬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所惡也其解苟字得之然其所疑亦如朱子故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然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何翅志於仁而已乎故其所疑

終亦不能釋然焉。殊不知聖人之言。主教誨英才。故曰。苟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歸於無惡焉。後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之道也。大氏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去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况仁者眾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為得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况仁者眾善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為得之。

顛沛必於是

造次必於是

古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違仁。
新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子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古義欲富貴而惡貧賤者。人之情也。然君子之必以其道。故苟不以其道。則雖得富貴。而不處。得

貧賤而不去也。所謂道者，即仁也。故下段終言之。孟子稱伊尹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不顧也。若去仁，則何所成其名乎？造次急遽之意，顛沛偃仆之貌，此申言終食之間，其無違仁如此。非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此又言仁者安仁之意。或曰：仁之德大矣，何獨以富貴貧賤言之耶？曰：自古之人，固有見危授命，犯顏諫爭，奮然不顧身者。然至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則不能不殉物而動心。唯君子之心，常安於仁，故不處於不可處之富貴，而不去於不可去之貧賤。此其所以善而言之也。而至於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端言仁之成德也。

徵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為人師矣。仁齋先生曰：所謂道者，即仁也。不處與不

陽貨曰見孟子
滕文公

去，豈容一其解乎？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即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即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夫小人之富，千金萬金，非取諸人，則不積諸己。君子之富，千乘萬乘，人服人從，而安富尊榮，均之皆有其道矣。然君子之所以名富，既不與小人同，故所為其道亦殊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也。不可以為君子。故不處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不害

於為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故君
 尚諸子以名之。為人君止於仁。是在上之德也。君
 子而未仁。是雖有君子之名。而其實未成。故曰惡
 乎成名。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
 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
 之序。所以不順也。唯仁齋先生之解。可謂不得其
 辭。而得其心者已。孔子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與此章
 之言。實相發焉。蓋命也者。自彼而至者也。非我求
 之者也。不以其道而得富貴。是求富貴者也。故不

不知命堯曰篇

富而可求也述
而篇

處不以其道而得貧賤。是不求而自至者也。故不
 去。知命而後。其心一於仁。一於仁而後。君子之名
 可成。此其所以相發也。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
 仆。朱子解本諸。但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其意
 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強。蓋古言
 於音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
 以字解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依於仁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

之見也

古 孔安國曰難復加也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不仁者能為優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不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

新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當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絕去不仁得而見之也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疑詞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入然學者苟能實

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古義 尚加也言好仁者天下何善加之若夫惡不仁者誠知不仁之可惡猶惡臭亦可以為仁矣然不使一毫不仁之事加於其身耳與好仁者固有間矣為仁由己而由人哉苟能一日用其力則仁斯至矣唯人不肯用其力焉耳豈有用其力而不足者哉蓋疑辭言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或有之矣然我未見之也耳再言此以斷無有力之不足者也好仁者視人之不善猶哀憫之而欲其入于善也惡不仁者視人之不善猶鷹隼之搏鳥雀必痛拒絕之二者甚有逕庭俱謂之成德非也或曰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而此亦曰我未見者何哉夫仁者人心也何遠之有但仁以誠為本夫子難其人者蓋以非仁之難能而誠之難致也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等雖異然皆發於誠心非勉強之所能及此夫子所以言未見也

徵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表記曰無欲而好仁

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此上等之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爲之上。章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朱註以成德解此章。非矣。蓋好仁者。惡不仁者。皆不假用力。而我未見其人。用其力而力不足者。我亦未見其人。是孔子所以勸人用力於仁也。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此贊其爲上等資質也。皇侃疏。李克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朱註因之。此釋好仁之心。皆通。但孔安國得諸辭。爲勝。其爲仁矣。言其必能爲仁也。不則其

字矣。字皆不順也。朱註非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莫以尚焉。朱註以不仁者爲不仁之事。可謂強矣。能不使不仁者加非義於己。此伯夷之行也。其不爲不仁之人所累。此乃所以用力之易。故曰其爲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辭也。朱子以爲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爲得之。蓋語其極少也。聖人蒞人之自信。不欲與人爭。故其語氣如此。

朱子加一偶字語勢迥別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亦定此句引曾子友秦也

古孔安國曰黨黨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

新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

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人之受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

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古義黨朋類也指親戚僚友而言此為以過棄人

者發凡人之於過不有無由妄生者必因其親

戚僚友而過故曰各於其黨正見其不可深咎也

曰觀過知仁則亦足見其就此而猶有可稱恭也

孟子曰管叔兄也周公也蓋聖人不深責人之過者以

是其所以為周公也蓋聖人不深責人之過者以

人有自新之途而悔過自改則亦猶夫人故也論

遠害為身之計全而趨人之患緩故得無過之惡而

薄而過者間或有之然因薄而過者直謂之惡而

不得謂之過也非聖人之至仁則孰能知過之可宥而不可深咎

徵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也言觀群

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衆人也黨鄉黨也

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慎鮮有過矣但其於鄉

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國人皆如此是

可以知國君仁德之化也古註憤憤非改觀作恕

則不通矣朱註黨類也非古言矣尹氏曰於此觀

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然孔子豈曰知不仁乎

且仁人豈必族其有過而知之乎且觀者猶觀政觀俗觀人之觀皆有歷觀意可謂不穩已果其言之是乎當曰見過皆不得其解強為之說者不可從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言求道之方格也格一循聖訓而行之意也

古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古義言人之不可不聞道其急如此此為託老衰或罹微恙而不肯為學者發夫道者人之所以

為人之道也為人而不聞之則虛生耳非與雞犬其伍則草木與同朽可不悲哉苟一旦得聞之則得所以為人而終故君子之死曰終言其不滅也或曰朝聞夕死不亦太急乎曰不然也人而不聞道則雖生而無益故夫子以朝聞夕死為可者最示其不可不聞道之甚也何謂太急

徵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

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

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

言語之道本若此故疑其過甚古註曰將至死不

聞世之有道可謂誤矣朱註以道為事物當然之

理以聞為真知以生順死亦為說遂流於老佛不

子貢曰子張篇

見壽問

集賢堂卷之四

可從矣。按蔡邕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古無

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古義

朱氏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乎衣食以取足奉口體雖惡何足恥焉士而志于道其心既知所嚮矣而又恥惡衣惡食則其終必至於枉道殉物其不足與議道也必矣

徵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七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

發慮此士之職得與議故未足與議者不足為士也君子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故士志於先王之道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溫飽故恥惡衣惡食者無志者也朱註議於道士安得議於道乎程子曰心役乎外內外之說其家言已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古無

新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也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持更直不一等語古今多例字或本以

古義朱氏曰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此從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事無適無莫可取則取可捨則捨可去則去可就則就唯義之所在非惟我之從義義亦與我相從而不離也義者天下至密者也故精義然後能得無適莫非無適莫而義之與從也蓋無適則莫無莫必適不能不倚一偏其無適者異端之不立一法也無莫者俗士之不知所擇也唯君子精義之至無所偏倚而後自能得無適莫焉夫子嘗曰無可無不可蓋無不可之謂無道以存非無可無不可而又以義為主也其謂無道以自主之幾於猖狂自恣者謬矣

莫猶厚薄也

徵無適也無莫也何晏曰無所貪慕也今本脫之邢昺以為厚薄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為有據莫不肯也未知何據記幼讀佛經以有此字因搜諸僧得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

華嚴十行品

所適莫之文華嚴慧苑音義引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奪為益無適無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莫之道廢也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廢也漢書註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於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疎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疎璟與連義述文贊曰適親也莫疎也乃知適莫為親疎者古來相傳之說而邢昺本諸祇適莫無親疎之義慧苑引漢書爾雅為確親疎之義由比字而生比者親也故以親疎為解者

無量壽經連義述文贊下卷

韓說見筆解
謝說見集註
無可無不可微
子篇

乃論語之意也。故適莫一意。如無偏無黨耳。何晏以無所貪慕解之者。以此。今儒者多不讀佛經。殊不知孔穎達作正義。而古註多不傳。佛經疏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苑觀遠興。皆睹它古註。援以解其書耳。如慧苑音義。鑿鑿乎有據。豈後世朱子所能及乎。韓退之謝顯道皆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殊不知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所能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祇韓愈解下句曰。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得先益言君子之於天下也。孰去孰就。惟有義者與。

天下歸仁顏淵
篇
行五者於天下
陽貨篇

親比焉。是此章之意也。大抵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凡以天下言者。皆主仁。其所也。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者。漫不之省也。朱子於此章。作一切解。乃至旁與佛老爭義之有無。大謬矣。嗚呼。君子豈無親疎。此特語去就之道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古孔安國曰。懷安也。孔安國曰。重遷。
新安國曰。安於法。包氏曰。惠恩惠。
新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
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

語由名
法語而不知
已也

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古義 懷歸也。土者謂身之所安也。刑法也。惠恩惠也。此言治君子與治小人其道自不同也。懷於德者不以利動。惟善是親也。懷於土者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懷於刑者心樂儀刑。懷於惠者惟利是親。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故其所以懷之者自不同也。

徵 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

自然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

有女懷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

政刑故也。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

民而已。使民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

惠故也。虐政之效也。朱註。懷刑為畏法。小人之事

有女懷春見詩
召南

也。孔安國懷訓安。懷刑為安於法。學齋佔俾以為儀刑典刑之刑皆非矣。皆不識古文辭。四句分為四事故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夫子言利而多怨也

古 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孔安國曰取怨之道。

新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古義 孔氏曰放依也。依利而行言每事必依傍於利而行之也。多怨謂多取怨也。無怨德也多怨不

祥也。君子以義為主。故雖損於人而人不我怨。小人以利為本。故雖無損於人又多取怨。中庸曰正

己而不求人則無怨。

徵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

上之人言之。放訓依。出擅弓。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禮記卷之四

古何有者言不難包氏曰

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

於為國乎

古義禮讓以德而言禮以制度而言何有言不難

也此言以禮讓為國則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况於

也律

徵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朱註况於為國乎非矣禮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為治國故設此禮而今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是有禮而不能用之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古包氏曰求善道而

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

古義朱氏曰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

則不可不聽

說徵無

一貫 朱注也物微
心也 伊注不
說也 子思子
也 世也 世之
也 也 也 也
以定一也 文一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古 孔安國曰直曉
不問故答曰唯

新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
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
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
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
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
速而無疑也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
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
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
此而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
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
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
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
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

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
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
行乎中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
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
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
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
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
乃下學上
達之義

古義 吾道猶曰我之所道也一者不二之謂貫統
也言道雖至廣然一而不雜則自能致天下之善
而無所不統非多學而可能得也唯者應辭曾子
直受之以為己之任猶顏子曰請事此語之謂盡
己之謂忠忖人之謂恕自竭蓋己之心則於人無
物我之隔能忖度人之心則養疴疾痛舉切於我
身矣曾子以為忠恕足以盡夫子之道也因為門
人述夫子一以貫之之旨如此夫道一而已矣雖
五常百行至為多端然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天下之至一可以統天下之萬善故夫子不曰心

不曰理唯曰吾道一以貫之也而志蓋盡已則接
 人必實而無欺詐之念恕以付人則待物寬宥而
 無刻薄之弊既忠且恕則可以至於仁矣豈復有
 他岐之可惑者乎哉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
 曾子特以忠恕明之其有旨哉論曰聖人之道不
 過彝倫細常之間而濟人為大故曾子以忠恕發
 揮夫子一以貫之之旨嗚呼傳聖人之道而告之
 後學其旨明且盡矣夫子嘗答樊遲問仁曰與人
 忠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
 唯曰其恕乎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無近焉可
 見忠恕二者乃求仁之至要而非以忠恕訓一貫
 也先儒以為夫子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惟
 曾子有見於此而非學者之所能與知也故借學
 者忠恕之目以曉一貫之旨豈然乎哉

徵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
 之道孔子所由故曰吾道曾子曰唯唯然也如男

然非與衛靈公
 唯唯否否史記
 自叙傳而篇
 正唯述而篇
 宋儒謂見衛靈
 公集註尹氏說

唯女命。俞訓然則唯亦然。子貢曰然非與如漢文
 唯唯否否也。又難經曰然皆如今人曰是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即後世政爾也。皆可推。宋儒
 謂曾子深喻之曰唯。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乃其
 優劣矣。殊不知記者有詳畧也。果其言之是乎。其
 它諸章。諸子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答而已。迺
 以為諸子皆不深喻哉。可謂鑿矣。大抵宋世禪學
 甚盛。其渠魁者。自聖自智。稱尊王公前。橫行一世。
 儒者莫之能抗。蓋後世無爵而尊者。莫是過也。儒
 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見亦似之。故曰性曰

心。皆彼法所尚。豁然貫通。即彼頓悟。孔曾思孟。道統相承。即彼四七二三。遂以孔門一貫。大小大事。曾子之唯。即迦葉微笑矣。豈不兒戲乎。過此以往。天理人欲。即真如無明。理氣即空假二諦。天道人道。即法身應身。聖賢即如來菩薩。十二元會。即成住壞空。持敬即坐禪。知行即解行。陽排而陰學之。至於其流裔。操戈自攻。要之不能出彼範圍中。悲哉。如此章一貫之旨。誠非不能大知之者所及。然游夏以上。豈不與聞。特門人所錄。偶有參與賜耳。千載之後。據遺文僅存者。而謂二子獨得聞之。以

依於仁述而篇
博文約禮兩見
雍也顏淵

以其有詳畧而為二子優劣。可不謂鑿乎。蓋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為安民立之。故其道有仁焉者。有智焉者。有義焉者。有勇焉者。有儉焉者。有恭焉者。有神焉者。有人焉者。有似自然焉者。有似偽焉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近焉者。有遠焉者。有禮焉。有樂焉。有兵焉。有刑焉。制度云為。不可以一盡焉。紛雜乎不可得而究焉。故命之曰文。又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要其所統會。莫不歸於安民焉者。故孔門教人。曰依於仁。曰博文約禮。謂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也。學先王之

錢經之喻見大全朱說

道非博則不足盡之。故曰博文。欲歸諸已。則莫如以禮。故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教之以仁。仁先王之一德也。故謂先王之道仁盡之。則不可矣。然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大德也。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辟諸錢與經。仁。經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即經可乎。是一貫之旨也。宋儒亦有錢經之喻。以一理為經。然一理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分。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喻矣。忠恕者為仁之方也。故曾

堯舜之道云云孟子告子篇

後儒諸說散見集註及大全

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此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者。非竭盡而無餘之辭。亦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亦言由此則可以盡之耳。此章之義。後儒或以為一理。或以為一心。或以為誠。其謂之一理者。昧乎貫字也。其謂之一心者。不知先王之道也。其謂之誠者。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不知孔子之所為道也。忠者。為人謀而委曲周悉。莫不盡已之心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謂也。皆以與人交者言之。仁之為道。亦在與人交之間。

三忠恕朱子說
見大全

而長之養之。匡之成之。使各遂其生者也。然仁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方也。如舊註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乎。可謂道之賊已。皇侃本貫之下有哉字。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古孔安國曰
新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此

義利之分。君子小人利之。所喻。君子之所喻。喻者。以

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古義喻曉也。猶四體不言而喻之。喻言觸物隨事。自能通曉也。此言君子小人之所好不同。故心之所趨。從殊君子之所好在於義。故其曉於義也。甚速。小人之所好在於利。故其曉於利也。亦甚速。學皆以此自省。則庶乎不至為小人之歸矣。

徵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者。在上之人也。

雖在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義者。詩書所載先王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已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解義以宜。以裁決。皆其一端耳。其

書曰已見

孟子曰離婁篇傳曰已見

義以方外易文

言大義滅親左傳隱公四年不仕無義微子

篇易曰繫辭

源昉於誤讀孟子。以羞惡之心為義耳。朱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取乎。禮義一類。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可以見已。歷觀經傳。有禮之義者。此先王所以制禮之義也。有以人臣言之者。如義以方外。大義滅親。不仕無義。及出處進退之義。是也。有以利對言者。如此章是也。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為心者也。其孰不欲利焉。君子者奉天職者也。理其財。使民安其生焉。是

先王之道之義也。故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為是故也。故義者士君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悅義乎。所務異也。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所自喻者。乃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其意謂聖人洞見其心焉。果其說之是乎。君子小人。其心判然霄壤。雖聖人終不能化小人也。於是乎惡惡之心。勝而先王孔子之仁。斯焉。豈不悲乎。觀書盤庚。專以生生喻之。喻民之道。自古為爾。喻君子以利。而後

張儀蘇秦之術行於天下也。宋儒貴心學。動求諸己。於義利之辨。剖毫剖釐。務探心術之微。究其歸。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孔子之言。豈其然乎。學者察諸。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古包氏曰思與賢者等

新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古義朱氏曰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此言見人之賢不肖皆不可不反求之於己也。人之常情見賢則必忌憚之見不賢則必譏笑之。非惟不知反求於己。適足以害其德也。

夫見賢而不思齊無志者也。見不賢而不內省無恥者也。無志無恥者所謂自暴自棄者而不可與有為也。必矣。

微無說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古包氏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包氏曰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

新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而不疾怨。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古義幾微也。幾諫謂微詞以諷也。不違者謂姑順父母之意而不遂己之諫也。勞慰勞也。諫父母之

微無說

道尤忌徑直要在微婉其詞以委曲諷導之焉耳若父母有過而不諫則陷親於不義諫而忤親之意則亦為不孝唯能敬能勞不違不怨而後為能得事父母之道也苟如此則父母之心亦有所感而諫得行也

徵事父母幾諫朱子引內則大得古學之意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古鄭玄曰方猶常也

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子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古義鄭氏曰方猶常謂可遊之方也人子遠遊則為日久廢養多而不能使父母無倚門之憂故曰

不遠遊其遊每有定所而不事漫遊則無所貽憂故曰遊必有方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可謂能發孝子之心也

徵遊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鄭玄曰方猶常也為得之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古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為

新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古義此章重出者蓋夫子屢言而門人互錄之意味深長學者宜深玩而詳思焉

徵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複出而逸其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

博學無方禮記內則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主忠信兩見學而子罕君子不重章學而篇

敢道。故孔子多誦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矣。蓋父在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亦古言也。孔子或並引。或單誦。非複出矣。所以並引者。以見學貴博也。并二言而義圓矣。門人所以又錄其單者。以見孔子用古言之方也。如主忠信。亦非複出而逸半者矣。仁齋先生以君子不重章。非一時之言。可謂善讀書。然未識孔子誦古言。悲哉。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古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新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古義知猶記憶。此言常記父母之年。則見其壽。以爲喜。見其衰。以爲懼。喜懼交臻。而愛親之心。不能自己。其不可不知也。如此聖人之言。天下之至言。理到此而盡矣。教到此而極矣。不可以其語平易而忽諸。

徵無說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包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

新言古者所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可不審。行也。不可不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諸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古義逮及也朱氏曰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此言出言之易而躬履之難也夫言而不稱可恥之甚也古人尚實而不貴華故恥之如此

說無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古孔安國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則無憂患

新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古義約者檢束之謂言修身處事皆當檢束也聖人之言猶著龜神明必應必驗此言至淺然從此則得違此則失必然之理也

徵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之意古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胥失之

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孟子告子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古包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

新謝氏曰放言易故此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古義包氏曰訥遲鈍也此夫子言君子之心以勉學者也胡氏曰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自不能變其氣質貴於學哉

說無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孟子曰天下善士友天下善士必有鄰之意可見也

古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

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古義朱氏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人不知而不

愠君子言德之心也。然德不孤，必有鄰。必有鄰，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德之既成，必無孤立之理。以定學者之志，亦祿在其中之意。學者惟當患德之不成，而無以饑渴為心害也。

臣哉鄰哉，書益

易曰：文言詩云：大推庶民

徵德不孤，必有鄰。鄰如臣哉鄰哉之鄰，謂必有助也。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德之所以多助也。夫德而莫有助焉者，則湯與文王，豈七十里若百里而興乎哉？古註引方以類聚，同志相求，可謂謬矣。仁齋先生引祿在其中矣，可謂鄙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古數謂速數之數

新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求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古義數，煩數也。此言事君交友皆當以禮進也。若襄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為則為臣取辱為友見疏，當自戒也。故事君者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則不辱矣。與朋友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則不矣。疏矣。

徵事君數，數必古言，謂屢諫也。朱註為得之，蓋人不可以言喻也。貴自得之也。如憤悱啟發，可以見己。自孟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仁齋先生據古註為煩數之義，曰：襄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臣之於君，有職守在，豈可以屢相往來

百工居肆子張

集賢卷之四

言之哉。士之居學。比諸百工居肆。則朋友同筆硯者尚矣。何翅屢相往來已乎哉。其失亦坐不識古言。而徒以字義解已。



論語徵集覽卷之四終

